

似水流年

老井

»»»»»»» 王伟祥

有水井的地方，就有人居住。

水井，是一个自然村落建设的标配。古时，人们就以市井、乡井表示人们生活的村落和家乡。离开家乡，就是背井离乡。老家刘四房，有六十多户人家，村东、西两口水井保障了全村一百多人的饮用水。水井都不深，仅六七米。早期，井口用石板筑成方口，平时一泓清水，映着蓝天。人从井口往下探视，能看清人的脸和背后的天。

井台，是村里最热闹的公共场所。春秋两季，若天气晴好，上午一早就会有人来挑水、洗衣服。一边洗涮，一边聊天。家长里短，没完没了。讲到精彩时，一片笑声，淹没搅水声。

我家就在水井旁。近井民居可得便，在童年我有幸免费观看井台边表演的一幕幕老村精彩的生活杂剧。

1972年夏季，有一天傍晚，东厢井台热闹非凡，人们好像在围观一场戏文。我跑去一瞧。井台边，一个矮胖结实的男子，正拉着一条毛巾，搓背洗身。这人是此幕井台剧的主角，大人们围着这人，问这问那，好像遇见久违的亲友，有说不完的贴心话、关心事。男主角嬉笑着回答所有问题，一句也不含糊。可是，我从小都没见过他，但大人们明显把他当作本村一员。

邻居告诉我，他是刘姓家族子弟，因犯事被抓去劳改多年，现在刑期结束回家了。他说喜欢劳改农场，原本想继续留在农场干活，安度余生。但农场领导不同意，他只好回村了。现在回来，又要靠自己打拼了，不知以后生活会怎样。

后来，听说他辛辛苦苦，凭着在农场练就的一身强健身体，拉手车，做重活，打短工，后来娶了底村徐家女儿，结婚成了家，有了一个儿子。

井台，也是鉴别一个人勤劳程度的舞台。最勤快的人，天蒙蒙亮，就把水桶搁到井口边，打水，起挑，一气呵成，来往几趟，倒满家中水缸，完成全家几天的饮用水储备。这么多挑水人中，刘荷花算是最勤快的一位村姑了。她家六口人，挑水洗衣就由她负责。她个子高，手腿修长，要是现在生长在城市家庭，或许父母亲会让她学舞蹈去。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，村姑是没这个福分的，只有挑水扫地做家务的命。据说，她嫁到了沙洋一带，那一带沙旱地多，以种植蔬菜为主，挑水浇地是常事，她从小练成的挑水本领也许能充分用上。

夏天，特别是旱天的夜晚，井台上更忙碌了，甚至排起队伍。抗旱时候，水井见底，人们爬下水井，用铁耙和小桶，掏干井底的淤泥、杂物，清理出井底的泉眼。俗称掏井底。然后，一瓢一瓢把水倒入水桶，小心翼翼地拉上井台。水瓢，是村人用老蒲瓜剖开制成，简便实用，几乎家家都有几只。此时，水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水了，是维系生命的稀缺宝物，是贵似油的东西。爬井掏水，我童年干过多次。站在井底，往上看，都是井口往下张望的人脸，大家都急切地想知道井下的情况。如此，也让我明白了几分“井底之蛙”的物理意义。

为扩大井容量，老井也曾重挖，甚至移位。东厢井潭重挖时，我曾好奇地围观。人们用数根毛竹搭成三角塔，竖在井口旁，一根长毛竹吊在塔下，毛竹一头吊着一口水桶。毛竹更长的一端系着一根长绳。这就是当时简陋的挖水井土工具——人工吊机。毛竹长端高翘的绳子慢慢拉下来，毛竹短的一端就往上翘，从井底带上一桶刚挖出的泥土，然后，将土倒出，拉往周边堆土处。如此反复，村民利用杠杆原理，使用简陋的工具，将老井土坑挖深。最后，在井壁筑起青石，井面盖上石板，留出打水的井口。经过半个月的劳作，老井面貌焕然一新。

早年，老井口没有高起的井沿栏，若稍不注意，脚会滑入井里，有性命之虞。所以，我成家有女儿后，有一次夫妻俩都要出差，在考虑将女儿安排到老村暂养还是去岳母家时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去长涂岳母家。老村的无沿井口太让人缺乏安全感了！

老村各家装上自来水后，平时洗刷用水，村民们还是喜欢来井边，一是井台热闹，边洗涮边可聊天；二是井水不花钱，省钱嘛。

2010年时，老村修建一条水渠，我家旁边的老井重新移位。新挖的水井台，浇了水泥，筑上井沿。这就安全多了。

老井滋养了一代代村民，见证了老村的兴盛衰落，送别了一代代村民后人远走高飞。如今，老村的居民越来越少，光顾老井的人也越来越老。然而，老井依然一泓静水，像两只饱含深情的大眼，张望着人们回乡访旧。我也常常在梦中遇见老井，遇见井台上忙碌的长辈和玩伴们。

人在旅途

金村水影

»»»»»»» 孙和军 文/摄



水车、水碓、水坝、水上竹筏，所有水器，在水的影子里。水的名字可以叫梅溪，小梅镇的溪嘛，像一只梅瓶，在任何一个梅枝绽放的季节，蜿蜒于曲渚回湾，漂进龙泉溪，再入瓯江。

这是金村的水影。

传统五行之中，金生水，水亦润金。万物得水而映，有了水，才有了瓯江帆影下南洋，有了商贸，有了海丝之旅的青瓷版起源。有了水，才有了金子的纯澈。我相信，在梅溪流淌的传说中，那些宋代官道、九思驿亭，都会有以车辙碾印后、包袱抖落后，振金流徽的清脆声音。

青瓷出炉，在金村宋窑，践行的乃五行相生、环环相扣之道。一个理想的窑址，群山环抱，溪流丰沛，植被丰茂，瓷土丰厚，火与土之间一场丰腴热恋，灵与魂之间一次丰硕烤问。淬炼了瓷器丰华，陶铸了文明中华。

来自五代的跽音，延续着“南青北白”的制瓷水准。稍早的皮日休以茶瓯为诗：圆似月魂坠，轻如云魄起。一千二百五十摄氏度以上的窑火，不熄不灭，正如延绵一千余年的历史，让青瓷夺得千峰翠色。多少古镜破苔，几度嫩荷涵露，风靡在文人雅士的击瓯声中。他们舀以梅溪一样的水，注入越窑瓯瓷中，多寡不匀，击以成乐，声音或清脆或沉闷，美妙如磬。

巧剡明月染春水，借山林一处，借野溪一谷，远避战乱和政治，隐逸于涉水汀埠之间。五代和宋人这么想过，今天的我也这么想。看见“雨过天青”的牌坊，这是遍地窑场瓷村的精神告白，也是以瓷青白人世、经纬天地、悠游驰骋的畅想。

缘溪而行，女导游带我们走上卵石古道。卵石是溪谷里现成的，它跟据说是金山村落户始居的村民一个姓——金。阳光从青山翠岚间拖曳下来，在溪流与卵石相互逗趣绽放如花的瞬间，让水花成为金子的另一种形态，让水泽成为金子的另一种靛色。那些被堆弃在梅溪之畔、苦苦吟着山村歌谣的残片，横竖撇捺点，都是被打碎了的金字。一道道唏嘘的眼眸偶尔也会成就历史的暖光，关照着那么几秒几分钟，它们和青绿叠印一起，和岁月揉成一起，完成一个村落富藏黄金的使命。

在金村埠头，撑一竹篙，任宋元瓷韵顺流而下，任喧嚣和烟火顺流而下。或说瓯江上游第一码头，或说龙泉青瓷第一埠，甚或说海上丝路青瓷起运点，无论怎么定性，它都存在，在瓯江口的温州港，在甬江口的宁波港，在舟山港的水库、海域，它就这么不沾谎言地存在着。

金村水影，浅浅的，是梅溪的容颜；深深的，是海洋的胸怀。

诗情画意

每到夏天有台风来过(外二首)

»»»»»»» 吴跃华

每到夏天有台风来过
而它们似乎都有好听的名字
像那些闪光的星星

我把星星藏进岁月的橱窗
时间在我们指尖温柔地滑过
顺着掌心的温度闪烁你的眼眸

十指相扣
有一阵风穿行在我们心间
就像雪在季节中旅行

我在江湖的烟波中

我在江湖的烟波中
等待山雨的到来
风炙热多情地吹动你的发髻
欲将心事付人
我遥望青天
红尘的欢喜隔着万水千山
明月，江畔
梨花满地不开门



风岭渡的路口

风岭渡的路口
春天来了
南方在飞逝的车窗外闪闪发光
仿佛看到童年走过的山野
青草蔓蔓，满目芳香
多想去看看来时的风景
还有年少时丢下的美好情怀